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

明賜進士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叅政前湖廣副使整飭蘇松常鎮兵備陽曲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蘄水朱 軫校正

元紀一 起庚辰至壬午凡三年

世祖一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 甲子以總管張瑄千

戶羅壁收宋二王有功陞瑄沿海招討使虎符壁管
軍總管金符 戊辰詔覈阿里海牙所俘戶口放爲
民時阿里海牙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
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
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
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爲民旣而御史中丞崔彧
亦言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
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
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丙申詔諭真人

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庚子浚通州

運河 都元帥張弘範死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

柔第九子也元之滅宋于崖山弘範之力居多至是
瘴癘疾甚出所賜劔甲付嗣子珪曰吾以是立功汝
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年四十三 姚涑曰余讀金
史見張柔之感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歎
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
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旣爲之戮力行間已而爲蒙
人所獲不能即死反爲敵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又
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

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
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
乃治兵于亳而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
碑則元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
氏之功勲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寔萬世華人之所
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
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
一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
深罪我 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
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

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濂諸
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歟何當時朝議之
獨遺此也或謂柔範仕元爲元奚咎之過哉蒙恬三
世爲秦將兵恬死於忠而君子猶以事秦非之柔範
之罪浮于蒙氏其能逃天下之誅哉 三月甲辰帝
如上都 癸亥高郵等處饑賑粟九千四百石 夏
四月癸酉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員 乙酉以宋太常
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甲午
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 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寧
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蟲皆損桑 五月高麗

國王王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 六月丁丑阿
答海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詔御史臺檢覈具
實以聞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秋七月戊申
太陰掩房距星己酉太陰犯南斗 乙丑罷江南財
賦總管府丁卯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爲一仍減汰
冗員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爲
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
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
茅山皆設醮 八月丙子太陰犯心東星 戊寅占
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入貢 丁亥許衡致

仕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
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姚樞卒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旣從楊
惟中南伐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
因謝事携家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
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許衡
至輝盡室依樞以居始聞進學之序旣應世祖召歷
官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卒謚文獻 戊戌高麗王王
瞻來朝且言益兵三萬以征日本 是月大都北京
懷孟保定南京許州平陽旱濮州東平濟寧磁州水

九月壬子帝還大都 甲子太陰掩右執法并犯
歲星 冬十月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
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
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
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
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爲
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
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朮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
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
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郎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

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
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比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
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
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
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
地有二折焉 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乃給俸
或廢事者斥之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
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旣薨召炳入見因言運
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丙往按其罪
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

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接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陪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召管軍千戶程鉅夫入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劄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竒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

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脩撰鉅夫初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爲右丞李庭張瑄都

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
瞻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瞻行省右丞相十一月
甲子行授時曆初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
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兼領太史院
事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
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
不協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
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
說以謂今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未得其
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
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爲者也其新
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
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
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
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
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
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
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
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又悉去

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
以施之未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
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
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
雲氣凡係于占候者具有簡冊 廉希憲卒希憲字
善甫布魯海牙子也自少篤好經史手不釋卷至是
爲平章政事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
曰臣竊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
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謚文政伯顏曰廉公宰
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名言 十二月

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
左丞崔斌斌旣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
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
省錢穀誣搆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
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
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
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
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竇默卒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
讀書嘗爲金兵所俘得脫歸南走渡河遇名醫李浩

授以銅人針法繼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默以爲學自此始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由是知名帝召見官之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默贈太師謚文正李俊民者字用章澤州人也得河南程氏之學隱于嵩山時有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以爲弗及也及卒賜謚莊靜先生 辛未高麗國王王曙領兵萬人水

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遂行大亨之禮夫人會鳳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
丙辰帝如瀋州谷二月辛未帝如柳林人乙未皇
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
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
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
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
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
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

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
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
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
退益厚待之丙申帝還宮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
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
之也三月戊戌許衡卒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
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時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
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得王輔
嗣易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力行往來河洛間從
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爲己任至是病

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
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
爲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
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
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
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丙午帝
如上都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冤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頒中外官俸吏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

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丙辰歲星犯右執
法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
寅以粟給謙州貧民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秋七
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 癸卯太陰犯房距星 八
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
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議舉行之 丙寅熒惑
犯諸侯第三星 庚寅以阿剌罕卒詔以左丞相阿
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
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
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

之率衆襲殺殆盡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閏
月癸巳朔癸惑犯司怪南第二星 丙午帝還大都
庚戌太陰犯昴 丁巳敕中書省減執政及諸司
冗員 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
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
之上察其非而止 九月甲申太陰犯軒轅大星
壬辰占城國來貢方物 冬十月己酉樞密副使張
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
僞撰詔悉焚之 壬子用和禮霍孫言於揚州隆興
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以程

鉅夫爲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十一月甲子敕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
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甲戌太陰犯五車
次南星丁丑太陰犯鬼 壬午詔諭瓜哇國主使親
入覲 丁亥太陰掩心東星 己酉賜禮部尚書留
夢炎及出使馬八國掩都刺等鈔各有差 十二月
甲午以龔吉刺帶爲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
中書省 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 癸丑敕免益都
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是歲保定
路水平陽路早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蝨害稼並免今

年租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丑高麗

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月辛卯朔帝如柳林敕脩

宮城太廟司天臺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

還宮 己酉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

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

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為

右丞也罕的斤為叅政命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

之 三月壬午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

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

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

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

疑之時高觶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

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

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觶問果為易

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

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

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

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

於是觶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

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
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
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
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
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
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
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
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
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
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程鉅夫

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
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
廷多采行之賜第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 夏四月
丁酉降甕吉刺帶爲留守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和
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
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
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
龍來降初桂龍旣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
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
邊地 五月己未朔鉤考省部官阿合馬黨人七百

十四人並黜之初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合馬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一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併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癸未以張雄飛爲叅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

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叅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戊戌以古城旣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以占城旣附遣唆都就其國

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將之以行秋七月戊午朔日食庚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八月甲寅帝還大都九月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己巳

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爲則壬申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叙冬十月辛卯復以耶律鑄爲左丞相丙申初立詹事院庚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爲宜從之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

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
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
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
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祿與
護持林廟 壬申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
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乙未殺宋丞相
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
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
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

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
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
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
日燒叢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
之遂撒叢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
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

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千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

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鎖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癸卯以扎散為平章政事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

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請叅取蒙古人用之又言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

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始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是年宋陳仲微卒于安南初厓山兵敗仲微走安南至是卒其子文孫嚮導宋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字致廣江西高安人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靡不搜獵說者謂其出走外國雖若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為宰相當國用事顧遺棄君父死有餘責仲微具臣直言不用國滅而遁其踪跡亦可憐

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設務農司敕諸事赴省臺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以程鉅夫為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或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

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
河南河北者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衆 二月
庚寅太陰掩昴星夜太白犯昴 辛丑定軍選格立
官吏贓罪法 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陰犯心 癸
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乙未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犯井壬戌太陰犯
鬼 丙寅帝如上都 乙巳歲星犯房癸酉歲星掩
房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鈐等聚衆萬餘稱
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日
本襲殺島中軍復命高麗王王曙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
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
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
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
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
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夏
四月己亥太陰犯房壬寅太陰犯南斗 五月丙寅
太陰掩心東星免江南稅糧三之二 甲戌罷採民
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夤緣爲害耶律鑄
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

崔彧言罷之。六月己丑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
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
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
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
民，然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
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差五衛軍
脩築行殿外垣。丙申發軍脩完大都城。辛亥詔四
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
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叅
政曲里吉思宣慰使季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

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
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秋七月癸丑太白犯井

丙寅開雲南驛路。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

犯井。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庚午

熒惑犯司怪。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

卷。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犯鈎鈐。九

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戊午合刺帶等招降象山

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六百餘人，海道以寧。太陰

犯斗。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壬申太陰犯井

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尹氣太白

犯左執法 冬十月壬辰帝由古北口路還大都
丙申太陰犯昴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聚衆十萬
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
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耶律鑄罷
壬寅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給甘州納硫
黃貧乏戶鈔 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命各省
印授時曆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
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諭緬
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軍拔之
十二月甲辰太陰掩熒惑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

規措所平至長敬觀 丙寅帝收土階 夏四月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時
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
止下輕刑之詔 丁卯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
二部俱降初爲緬所制欲降未能至是因緬城旣拔
故皆來降 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
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
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陞
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

貨財隨之。狗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二月丁未，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戊申，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遂有是詔。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募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丙寅，帝如上都。夏四月己

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壬寅，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五月戊午，敕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畏吾字。其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庚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丙午，以待衛親軍萬人脩大都城。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甲寅，封皇子脫歡爲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戊子，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脫歡與

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
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
御史臺臣言無藉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
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以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
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乞回唆
都軍願以土產歲脩職貢 庚午帝還大都 九月
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 丙申以江南總
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
冬十月丁卯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 戊
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庚子

大陰犯心辛丑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爲
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
恕並叅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
摧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
意者總制院使桑歌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
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
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
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比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
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
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

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貪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盧世榮旣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

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月癸酉命翰林集賢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脩本草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遂敕毀

郊天臺亦建寺
戊子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事覺皆磔于市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丙申以合必赤合爲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壬戌太陰犯心
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

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叅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

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戊辰帝如上都復以龔吉刺帶爲中書左丞相 三月丙子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

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
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
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四月庚戌監
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
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
周𨮒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
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
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
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
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

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
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二百萬錠今乃
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
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
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 壬
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
奏世榮對于帝前一欸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
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
朕自裁決 五月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
止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

者存之。戊戌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峻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峻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峻都猶未知之亟趣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齎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寶

庚午右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爲朕羞。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秋七月甲戌敕秘書監脩地里志。甲申改闊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爲府州縣。丁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朮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

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
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
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荆湖行省左丞唐兀
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八
月丙辰帝還大都 九月戊辰罷禁海商罷推酤初
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
五萬錠立推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
罷之聽民自造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
輒上 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爲左丞

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十一月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爲
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餘人性習凶暴民
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
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
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 乙未盧世榮伏誅剗其
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
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
默然不敢掇至是誅之 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
月丁未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
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
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
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
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
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
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
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
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
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峙止
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
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
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
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
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
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
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
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

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
安尋卒年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爲大宗正哈刺哈
孫由掌宿衛拜太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
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
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集諸路僧四
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元紀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
安南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
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
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歛大爲
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
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

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
提兵深入無功及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
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
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
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
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
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
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
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邇
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

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
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 二月己亥禁
漢人持兵器 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筭錢
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
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
遂奏罷之 三月己巳遣侍御史程鉅夫訪求江南
人才先是鉅夫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
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
參用之至是遂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
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

李名密諭鉅夫必致此二人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丙子帝如上都夏四月己未遣要束木鉤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爲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叅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己巳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荆湖行省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本在鄂豈無贓賄

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天祥旣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爲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向阿里海牙與要束木互請鉤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之旣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秋七月庚午立淮南洪澤芍陂兩處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

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壬午免左丞相甕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瞻巴國師弟子也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甕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

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 九月乙丑朔海

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
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斛曰蘇
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廷壁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甲申太陰犯天關 壬辰高麗國遣使獻日本俘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戊戌太陰犯建星
丁巳亥帝還大都 壬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陰
犯東井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
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
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太白犯進賢 十一月
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 敕禽獸字孕

時無畋獵 戊辰太白犯亢巳卯太陰犯井辛巳歲
星犯壘壁陣 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丁未太陰
犯井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糶于貧民丁巳太陰犯氏
戊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太陰犯東井乙酉太陰犯房
辛卯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事樊楫等
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
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乙未以麥朮督丁爲平章政事初麥朮督丁爲
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

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其閏月癸亥敕
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堯帝祠 乙丑復置尚書省以
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
李為左丞馬紹叅知政事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
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
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
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辛未初置國子監以耶律
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
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
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

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
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
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
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
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
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庚寅帝如上都三
月甲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
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
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
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部欲擬贓

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造施于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命似不足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詰之曰今朝廷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論罪汝以爲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預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壬子高麗王曙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乃顏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初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

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以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

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合兵出瀋州亦兒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八月乙丑帝還上都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及乃顏叛民廢耕作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冬十月戊午朔日食丙子檢覈中書錢穀殺叅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十一月壬辰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

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鈎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

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左丞相阿木受命西征至哈刺霍州卒追封河南王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遙授宣慰使乙酉鎮南王以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二月壬戌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

人行省叅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太陰犯畢庚寅帝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鄭子鼎也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

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夏四月戊午太陰犯井徵宋江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

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

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枋得寔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

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衰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

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枋得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

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知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吾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一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復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枋得爲江南一愚直人

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旣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在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

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也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五月己丑河決汴梁大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六月甲戌太白犯井

丁丑太陰犯歲星大霖雨蝗害稼 秋七月己亥熒惑犯氏庚子太白犯鬼膠州連歲大水霸瀨三州霖雨害稼乙巳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蠶絲可爲帛 八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趙晉冀三州蝗 九月壬辰帝還大都 庚子太陰犯畢癸卯熒惑犯南斗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冬十月庚申遣使鈎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

哥又言 以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 可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

西福建 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丙子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土蕃

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從之 十一月己亥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

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

史中丞文用首舉胡祗通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遜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

有尋遷為大司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四 起己丑至辛卯凡三年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從壽張縣尹韓

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

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

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

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聞詔賜名會通河 二月丁卯帝如上都 以中書

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以伯答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庚辰朔日食乙未鑄渾天儀成癸巳金齒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遣使其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丙申以忻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為中書參知政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

杭海晉王其麻刺率眾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八月辛未歲星晝見 九月戊寅歲星犯井 巳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饋酒食受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戊寅帝還大都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先是令

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

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

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及江南學由錢穀二月戊寅太陰犯畢癸未泉州

地震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三月壬子熒惑犯鉤鈴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六月丁酉

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

秋七月丙寅雲南閣力白衣甸酋長凡十一甸內

附八月辛未朔日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九

月戊申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

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

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

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

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

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

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

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

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

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

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

隋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
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帝還大都其冬十月丁
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
六萬餘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十一月
戊申太陰掩鎮星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
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
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
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
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
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安童罷安

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
乃領宿衛十二月己亥省溧陽路爲縣入建康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
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奎辛酉
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
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
萬石壬戌尚書省臣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
罷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

日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
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
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爲
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
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
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見意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
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
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
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
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

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
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灤北徹里乘間
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
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
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
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
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擁蔽聰明紊亂
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
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
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 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丁丑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

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不忽木以前職 癸未帝如上都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

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 三月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乙未歲星犯輿鬼 五月戊戌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筭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甲辰中書省臣麥木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

擾旣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辛亥徵太子贊善劉因因前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

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不知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日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

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日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性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旣以疴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

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
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
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
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
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
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
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
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
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
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

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
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
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疆
致之 癸丑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丁巳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
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
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
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六月辛卯太陰
犯畢 秋七月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
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

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愍答孫妻子家貲入官及是還之 丁巳桑哥伏

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辛丑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壬子遣使招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旣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誌斗卒于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壬申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 癸巳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旣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十一月乙卯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己巳蠲瀛國公田租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壬申中書省臣何榮祖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乃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元紀五

起壬辰至甲午九三年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免朝賀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

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
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
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
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
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
復業時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
保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
詔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 乙亥以亦黑迷失
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初
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

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
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掠弼等遂并取
葛郎國王以歸旣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
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十
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
弼與亦黑失沒家貲三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奏比御史商琥舉昔
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如胡祇遹姚璉王暉雷膺陳
天祥楊恭懿高道程鉅夫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置
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

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筭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己酉麥朮督丁罷以鐵哥刺真並爲平章政事麥朮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乂

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鐵哥初爲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秬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毋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庚戌帝如上都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書薦天下名士胡祗適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
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卒夏四月辛卯
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五月丁未中
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
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脩陳孚發其姦狀
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
譽之朕亦嘗譽之矣詔以楊居寬郭佑死非其罪給
還其家貲六月甲子兩浙常鎮諸路水詔免田租
二百二十五萬七十餘石閏月廣西土思州土官黃
聖許擁衆二萬結交吐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

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趾張立
道至安南謂其王日燁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
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
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
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
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
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却
之因要其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
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
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

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燂懼
卒不至 秋七月壬申建社稷于和義門內壇各方
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
株北墉瘞坎墻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廬門廡三十三
楹 八月甲辰帝還大都 戊午罷福建銀冶初福
建叅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
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
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 改
燕南河北廉訪司還治真定 高麗女直界告饑敕
高麗王於海運內量以粟賑之 遣忙兀魯迷失以

軍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復遣吏部尚書梁曾
史院編脩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旣
還日燂不至故持詔往徵之 冬十月癸丑右丞相
完澤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
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
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
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
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癸未禁所
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梁王

甘麻刺爲晉王鎮北邊甘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斡耳朵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乞罷之制曰可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禿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

級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爲江淮行樞密副使珪弘範子也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副使王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遂有是拜 以程鉅夫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鉅夫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 庚午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具使

之耕 辛巳置遼陽路慶雲至合里賓二十八驛
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
崔彧言置之 二月己丑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爲江
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真加不已罷之
丁酉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三月甲
子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
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
己亥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留夢炎言杭州上海
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

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定制從
之仍併温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劉因
卒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
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徵爲贊善大夫尋
以疾辭再徵不起學者稱爲靜脩先生 五月癸亥
括思播等處亡宋涅手軍 丁丑中書省臣言上都
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戶歲糜官糧萬五千二百餘石
宜擇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從之 六月乙巳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
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

傳玉昔帖木耳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耳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善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耳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壬申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耻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八月庚寅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躡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躡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躡辯論書帝大悅解衣

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竒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躔終不入朝遂拘留子竒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斛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還大都 冬十月庚寅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

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甲辰赦天下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貧民畧賣者 十一月己卯以河南

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不忽木上十二月庚子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征交趾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知樞密院事伯顏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年八十 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

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求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乙亥葬帝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於是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彧召秘書監丞楊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

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時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 丙午中書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謚壬寅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帶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謚于南郊 五月戊午遣攝太尉兀都帶奉冊謚先帝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是日完澤等議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辛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

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帝曰其與中書議行 壬辰復以帖木兒爲平章政事 辛丑賜宋使臣家鉉翁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

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先知常州政譽翕然歷戶部侍郎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使元不屈乃獲全歸云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脩世祖實錄召趙孟頫還京師以完澤監脩國史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酉以陝西行省平章不忽木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爲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

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南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
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
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
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八月庚辰太白晝見
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戊戌太陰犯畢
太白犯軒轅 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
諸王百官賀丁巳太白經天 冬十月戊寅帝至大
都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
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

還 辛巳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
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
不爲額 十一月丁未朔帝朝太后于隆福宮 庚
戌詔京師犯賊罪者三百人事無疑者准世祖所定
十二等例決之 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
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
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恐無以給
乞俟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 壬子詔罷湖廣江
西及江淮等處各行樞密院江南省臣以軍民不相
統一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

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
事歸行省 丁巳以伯顏察兒叅議中書省事其兄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
言兄平章于上弟叅議于下何所嫌也 庚申太陰
犯畢 甲子詔禁作姦犯科者以湖南道宣慰使何
偉爲中書叅知政事初帝諭右丞阿里叅政梁德珪
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
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
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
以瑋叅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

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癸酉太白犯
房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
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
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
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戊戌禁侵擾農桑者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